



孔子世家

「美」馬巨◎著



富贵是人所共追之的，仁人义士也不例外。仁人义士虽不必富贵，却也不必不富贵。仁者未尝不可以富，富者未尝不可以仁。

但凡患得者，既得之后，大都患失。

把事情的成功推到天意，其实就是说人谋没有把握。人谋既无把握，其实也就是说败算多。

所谓“事君以忠”，只是说一日为某君之臣，一日应当为某君尽忠效力；并不是说一日为某君之臣，一生一世就只能为某君之臣。况且，既已发觉与君不合，如何还能尽忠？

国家政治清平，不能取富贵，可耻。国家政治腐败，贪富贵而不能去，可耻。

孔子世家

[美] 马巨 著

台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世家/ (美) 马巨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168-1436-9

I. ①孔… II. ①马… III. ①传记小说—美国—当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0314 号

孔子世家

著 者: (美) 马巨

责任编辑: 王 萍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设计: 匠心永恒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54 千字

印 张: 18.37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436-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季子霸桥授业	仲尼陬邑归宗	3
第二回	孔丘破译古简	阳虎空留烧豚	22
第三回	宋凤刁难快婿	孔丘误说风情	34
第四回	齐公冒雪访孔	晏子借桃杀英	48
第五回	公子猎场歃血	臧孙酒店偷欢	65
第六回	宋凤流连鸡苑	鲁公败走阳州	84
第七回	季孙假传卦意	姜姬暗递私情	96
第八回	二左孔丘中计	南宫孔氏联婚	111
第九回	仲尼逃亡齐国	晏子误导景公	128
第十回	孔子遭逢老子	庚桑泄露天机	148
第十一回	鲁公他乡客死	孔子阙里归来	168
第十二回	季孙父子倾轧	阳虎兄弟夺权	185
第十三回	孔子重操旧业	颜回见黜荆妻	203
第十四回	子路穷追国贼	高柴计捉奸臣	223
第十五回	齐公劫盟夹谷	鲁相力堕三都	243
第十六回	仲尼见遏于匡	南子招摇过市	260
第十七回	孔子荣归故国	哲人遗教千秋	275

第一回 孔子臨沂授業 仲尼降邑歸宗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人也。其先宋人也。……紂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字仲尼，姓孔氏。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第一回 季子霸桥授业 仲尼陬邑归宗

鲁国大夫孔梁纥去世一周月的这一日，秋气肃杀，日光惨淡。鲁国都城曲阜东南六十里外的尼山上树色斑驳，尼山脚下的孔氏祠庙院内气氛凄凉。孔梁纥的未亡人施氏与七岁的孤儿孔宁，各披一身重孝，一前一后拾级而上。孔氏祠庙正殿之内，正中供着孔氏先祖微子的枣木塑像，塑像之后七八个神主牌位一字儿排开，最右边的牌位上面写着“孔梁纥”三个古篆，墨色犹新。施氏领着孔宁行到孔梁纥的牌位之前，默默地立了片刻，俯首弯腰，正要行鞠躬之礼，冷不防听见身后的孔宁道：“娘，万一阿宁将来不生儿子，那谁来给阿宁设牌位呀？”施氏闻言大怒，伸手给阿宁一个嘴巴，吼道：“胡说！孔氏怎么会无后！”阿宁欲哭，见母亲勃然，没敢出声，却忍不住掉了几滴眼泪。

当日稍后，孔府议事厅内，施氏坐于中央几案之后的蒲团之上，孔府总管公西不害从门外入，向施氏拱手道：“夫人唤我有何吩咐？”施氏道：“太老爷、老爷相继去世，孔府内外各项事体都因办丧事而搁置，如今老爷去世已经一月，各项内外事体皆须着手整顿起来。”公西总管道：“夫人说的是。只是不知夫人的意思，是要先从哪些事体下手？”施氏道：“阙里山庄，除老爷之外，孔府里并无他人使用。如今既无人用，可着人去通知凤老，将山庄关闭。”公西总管道：“夫人说的是。不过……”施氏道：“不过怎样？”公西总管道：“凤老自从卸去总管之职，一直住在山庄，关掉山庄之后，夫人打算如何安置凤老？”施氏道：“凤老自从卸去总管之职，并无所司，只是陪着老爷里外走走而已。如今老爷既已不在，孔府里并无用得着凤老之处。凤老在孔府这么多年，忠心耿耿，我也不会亏待他，自会遵孔府惯例给予赡养之费，令其回乡养老。”公西总管道：“夫人想得周到。”说罢，稍一犹豫，又道：“听说颜鸾诞下一子，适才满月，不知是否便于搬迁，也不知是否有地方可去？”施氏闻言，勃然大怒道：“颜鸾那野女人与她那野种与孔府有何干系？”公西总管低头拱手，吞吞吐吐地道：“夫人说的是。不过，颜鸾前年没了父母，来投靠看庄的远房叔父颜七，不料颜七又不幸……”施氏不耐烦地挥一挥手，截住公西总管的话道：“我就是看在颜七为孔氏效死的分上，格外慈悲为怀，方才让那野女人与她那野种在山庄里勾留这些时日，你难道不知？”公西总管听了，不敢再作分辩，连声道：“夫人说的是。小人糊涂！”施氏道：“那还不快去！”公西总管正要跨门槛而出，却又被施氏唤住。公西总管道：“夫人还有别的吩咐？”施氏道：“方才叫你着人去阙里山庄，现在一想，恐怕是要你这总管亲自去一趟，总管

手下的人或许不能了事。明白了吗？”公西总管道：“夫人说的是，我明白了，我这就去。”

次日午后，风老在阙里山庄大门口与公西总管挥泪话别，回到厨房，见颜鸾头扎白麻巾，身着白麻袍，腰系白麻绦，脚蹬白麻鞋，正在灶前忙碌。颜鸾抬头看见风老，问道：“公西总管走了？”风老点头，稍一迟疑，又道：“岂止是公西总管走了，你和我都得走了。”颜鸾闻言不语，过了半晌方才问道：“夫人叫风老回孔府？”风老摇一摇头道：“老爷既已不在，孔府里已用不着我，怎么会叫我回孔府？”颜鸾道：“那叫风老去哪？”风老道：“阿鸾不必替我担心。孔府有规矩，但凡从总管职位上退下来的人，都会给予一笔不错的赡养费，有了这笔赡养费，不愁衣食。我家中尚有子侄，也不愁膝下无人照顾。我倒是替阿鸾担心。”颜鸾道：“夫人不能容我，这我早就想到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老爷给留下的那笔钱，我盘算过一下，足够在十五、六里外霸桥一带买下一所茅舍尚有剩余，或可供我母子二人维持三五年生计。我虽然一无所长，女工却还做得，或许也能找些针线话做，以资贴补。”风老道：“如此便好。”说罢，顿了一顿，叹了口气，又道：“真不料小少爷如此薄命。”颜鸾听了，不禁泪如雨下。

五日后，辰时时分，阙里山庄庄门口，秋阳高照，树色斑驳。颜鸾一身缟素，背负婴儿，骑一匹褐马，旁边用缰绳拴着一匹白马，白马上驮着细软。颜鸾扭身向立在门口的风老拱手话别，挥鞭策马，不移时早到通往尼山的三岔路口，颜鸾略一迟疑，把缰绳一勒，扭转马头，打马上山。尼山顶上是一块宽敞的空地，空地的尽头有一座破败的庙宇，庙宇之后是一片葱郁的松林。颜鸾在庙门前下马，缓步走进庙门，穿过荒草掩盖的石径，登上歪歪斜斜的石级，跨进油漆剥落的殿门，在灰尘扑扑的供案前立住脚，两眼直视空缺的神主席位，不禁流下泪来。颜鸾默默地立了一回，退后一步，慢慢跪下，磕了三个头，低声道：“谢尼丘山神保佑，颜鸾平安诞下一子。颜鸾遵守诺言，已将儿子以‘丘’为名，以‘仲尼’为字。孔丘不幸生而丧父，但愿尼丘山神再施神力，保佑孔丘日后归宗孔氏，必令孔丘重新修复尼丘祠庙，光复先前风采。”说罢，又磕了三个头，慢慢站起身，又默默地立了一回。

光阴荏苒，一晃七年。霸桥村外野地，时值初夏。青天白云，风和日丽，草色萋萋，树影历历。三五个六七岁儿童在草地上戏闹。忽然，两男童扭做一团，大打出手。两三回合之后，个头较小者被个头较大者按倒在地。个头较大者骑在个头较小者身上，抡起拳头，照着个头较小者面门便打。不料，拳头尚举在空中，人却被推得仰天一跤，把个头较大的男童推倒在地的，是一个个头更大的男童。这童子上身着一件青灰单衫，下身穿一条深黑短裤，脚下一双草鞋，左手叉腰，右手指着被他推倒在地的童子，大声喝道：“原壤！你怎么就

会欺负比你个子小的，有种的就跟我来玩玩！”原壤从地上爬起来，往地上吐口唾沫，忿忿地道：“我原壤没种？你孔丘有种？你孔丘是个野种！”孔丘道：“谁是野种？你才是野种！”原壤道：“我有爹有娘，我怎么会是野种！”孔丘道：“就你有爹有娘？我难道就没爹没娘？”原壤道：“你说，你爹是谁？”孔丘听了一愣，道：“我爹死了。”原壤又吐了口唾沫，道：“死了？死了也得有个名字呀！”孔丘道：“我爹叫孔梁纥。”原壤道：“你别逗了，孔梁纥是城里孔府的老爷，怎么会跟你这穷小子扯上关系？”孔丘道：“你胡说！”原壤道：“你才胡说！不信你到城里孔府去看看，孔府老爷虽然死了，还有个少爷叫孔宁的在。你爹要是孔府老爷，你怎么不跟孔宁一起住在城里的孔府？”孔丘听了一怔，道：“你这话是听谁说的？”原壤道：“你用不着问是谁说的，反正谁都这么说。”孔丘听了，不再回话，忿忿然扭头奔郕邑方向而去。

当日稍后，郕邑孔府大门门前。两尊高大白石麒麟分立左右，六根红漆廊柱一字排开，对门一扇青砖照壁，壁前立一旗杆，杆上飘一猩红锦幡，幡上绣一金黄“孔”字。孔丘正在孔府大门前徘徊，一匹白马从孔丘对面的远处跑来，马到孔府门前停下，孔宁滚鞍下马，恰好与孔丘打个照面。孔宁问孔丘：“你在我家门口转悠干什么？”孔丘道：“这是你的家？”孔宁听了，笑了一笑，道：“不是我的家，难道还是你的家？”孔丘道：“你家里有个叫孔宁的吗？”孔宁听了，又笑了一笑，道：“我就是孔宁，孔宁就是我。”孔丘道：“你爹叫孔梁纥？”孔宁道：“我是孔梁纥的儿子，孔梁纥当然是我阿爹。”孔丘听了，摇摇头，道：“我不信。”孔宁笑道：“你凭什么不信？”孔丘道：“我阿爹才是孔梁纥！”孔宁听了一怔，道：“你也姓孔？”孔丘点头。孔宁问：“你阿爹也死了？”孔丘又点一点头。孔宁道：“我知道了。”孔丘道：“你知道了什么？”孔宁道：“你就是那个孔丘。”孔丘道：“你怎么知道我叫孔丘？”孔宁得意地笑了笑，道：“我不仅知道你叫孔丘，我还知道你娘叫阿鸾。”孔丘摇头，道：“我娘不叫‘阿鸾’，我娘叫‘颜鸾’。”孔宁道：“‘阿鸾’、‘颜鸾’，反正一样。”孔丘道：“什么一样不一样？”孔宁道：“反正你就是我的那个庶弟。”孔丘问：“什么叫‘庶弟’？”孔宁道：“‘庶弟’就是庶出的弟弟。”孔丘道：“什么叫‘庶出’？”孔宁道：“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像你这么大时也不懂，等你长大了你也会懂，懂了吗？”孔丘摇头不语，两滴眼泪夺眶而出，他虽然听不懂孔宁的话，却依稀感觉到原壤并没有胡说。孔宁见孔丘哭了，慌忙哄道：“快别哭，庶出也没什么不好，孔氏的老祖宗微子也是庶出，你知道吗？”

孔丘尚未回答，施氏疾步从孔府大门走出。孔宁听见脚步声，扭转头，见是施氏，急忙喊了声“娘！”施氏皱着眉头对孔宁道：“宁儿怎么在门外站着，还不快进去！”孔宁左手牵着马，右手握着马鞭对孔丘一指，对施氏道：“娘看是谁来了？”施氏抬眼望一望孔丘，扭头对孔宁道：“娘怎么知道这孩子是谁？”

孔宁道：“他就是孔丘。”施氏听了一怔，道：“什么孔丘？哪个孔丘？”孔宁道：“就是那个庶出的孔丘。”施氏闻言，勃然大怒，挥起右手，给孔宁一个结实的大嘴巴，喝道：“胡说乱道！”孔宁不服，道：“不是我胡说乱道，是凤老总管这么说的。”施氏道：“宁儿还敢胡说！凤老总管早已不在府中，宁儿怎么听得见凤老总管说的话！”孔宁道：“凤老总管的家就在郛邑南门之外，宁儿常跟翠翠一起去凤老总管家玩耍。”施氏听了又一怔，道：“哦？我怎么不知道？以后不许再去。听见了吗？”孔宁点头。施氏恨恨地道：“你听凤老总管说了些什么，给我如实招来！”孔宁道：“凤老总管说，阿爷要是不死，一定会纳阿鸾为妾。”施氏喝道：“胡说！凤老总管又不是你爷肚子里的蛔虫，他怎么知道！”说罢，略一停留，又恨恨地问：“凤老总管还说了些什么？”孔宁道：“就说了这么多，没再说别的。”施氏鼻子里“哼”了一声，喝道：“既然凤老总管只说了这么多，那‘庶出’的话，你从哪听来？”孔宁道：“爷爷说：‘夫人所生，叫嫡出；妾所生，叫庶出。’阿鸾既然是阿爹的妾，阿鸾所生的孔丘，难道不就是‘庶出的孔丘’吗？”施氏伸手指着孔宁的头，忿忿地道：“你阿爹没有妾，你阿爹只有个野女人。你再敢称那野女人生的野种为庶出，娘就撕烂你的嘴！”孔宁吓得倒退两三步。施氏说罢，怒气冲冲转过头来找孔丘时，却见孔丘早已跑了。

光阴依旧荏苒，一晃又是四年。霸桥村外，白石溪畔，柳条轻拂。一条青石板桥之上走来一个十一二岁童子，一身衣褐，腰系麻绦，足蹬草鞋，眉目清秀，精神饱满，左手牵一头水牛，右手执一根柳条，一边走，一边唱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位老者，须发皆白，身着一袭青灰长袍，足下一双黑皮软靴，背负一张琴，跨一匹蹇驴，从板桥另一头慢腾腾走了过来。老者与童子即将相遇之刻，童子急忙把水牛牵过一边，垂手而立，给老者让道。老者见了，脸露喜色，对童子笑道：“童子知礼。”童子闻言，鞠躬称谢。老者见了，更加开颜，手上一抖，把驴勒住，问童子道：“方才你唱的那首歌，是谁教你的？”童子道：“家母。”老者听了，稍一诧异，道：“你阿爹何在？”童子道：“家父早已下世。”老者摇一摇首，发一声感叹道：“你可是姓孔？”童子道：“正是。敢问老先生何以得知？”老者不答，却道：“你叫什么名字？”童子道：“名丘，字仲尼。”老者听了，又发一声感叹道：“那曲子也是你娘教的么？”童子道：“不是。家母只教童子识那词句，曲子是我自己信口胡诌而成。”老者微笑道：“拍节协调，胡诌得很好。”童子听了，又俯首称谢。老者道：“你可愿意跟我学琴？”童子闻言，面露喜色道：“我自是喜欢，不过，我不敢擅做主张，须先回家问过家母再做道理。”老者道：“这个自然，不知你家在何处，想必离此地不远？”童子用手中柳条向前一指，道：“就在前边不远那数株银杏之后。”老者

道：“我这就跟你去问一问你娘可好？”童子喜道：“好！好！老先生请在后面慢走，我在前边领路。”

数株高大粗壮的银杏。落晖自发黄的树叶缝隙间透出，洒在一片石板地上。石板地的尽头是一道柴门，两扇大门敞开，对门是一幢简陋茅舍。孔丘把水牛在门边的一根木桩上拴好，老者骑驴正好也到了门口。孔丘扶老者下了驴，把老者之驴也在门另一边的另一跟木桩上拴住，孔丘喊道：“娘！我引了一位客人来。”屋内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道：“你又在哄娘。你哪来的客人？”声音刚止，颜鸾从屋内走出。老者举目一望，见颜鸾头缠一块青绢巾，身着一件灰绢袍，腰系一条灰绢绦，左手握着一领绿丝衣，右手捏着一根针线；看上去大约三十出头，轮廓姣好，身段俊俏，只是颜色显得憔悴，眼神显得忧郁。颜鸾看见孔丘身后的老者，吃了一惊，责问孔丘道：“你怎么这么不懂礼！随便带生人来家中？”孔丘尚未回答，身后的老者向前迈了一步，拱手道：“娘子请息怒，是老朽冒昧求见，与仲尼无关。”颜鸾见老者如此说，只得拱手还礼道：“不知老先生因何见访？”老者微笑道：“老朽方才在板桥之上听见仲尼唱曲，顿挫合拍，抑扬协律，颇具习乐之资。老朽有意收之为徒，故令仲尼引见娘子，讨个许可。”颜鸾道：“尼儿顽钝，承蒙老先生夸奖，实不敢当。”老者道：“老朽雅好音乐多年，收过的徒儿不下数十，还从来不曾看走过眼。”颜鸾略一迟疑，道：“果真如此，虽是极好，只可惜尼儿无此福分。”老者道：“娘子缘何如此说？”颜鸾道：“实不相瞒，尼儿家境贫寒，缴纳不起学费。”老者道：“娘子既然如此豪爽，老朽也就不说虚文客气话。仲尼家境贫寒，不待娘子明言，老朽早已心知。不贫寒，岂会如此这般年纪便出来放牛？老朽不过觉得仲尼天资聪颖，弃而不学，委实可惜。老朽虽不富有，却也不愁衣食，这学费自然是免了。不知娘子意下如何？”颜鸾沉吟片刻道：“忘了请老先生进屋坐，失礼得很。”颜鸾说罢，让到一边，伸手示意，请老者进屋。老者踱进屋门，举目四望，但见厅中一方白木几案，几案两边各设一副蒲团，左右各有一门，通往两边的房间，几案之后立一扇柞木屏风，屏风之后，炉灶、炊具隐约可见。

颜鸾请老者在客席坐下，对孔丘道：“你还不快去厨下备一碗浆汤来？”孔丘唯唯，颜鸾问老者：“敢问老先生尊姓大名？府上何处？”老者道：“称我南宮季子便好，出处微贱，不足挂齿。方才听仲尼所唱之辞，语意高雅不凡，料仲尼家道如今虽然清贫，其源必然有自，不知娘子与隄邑城内之孔府如何称呼？”颜鸾不答老者所问，却反问道：“南宮老先生自称‘出处微贱’，然雅谳音律，料其源亦必有自。听说‘南宮氏’与‘仲孙氏’本是一家，不知南宮老先生与仲孙大夫孟武子如何称呼？”老者听了，大吃一惊道：“娘子避居乡野之地，却如何稔知南宮氏与仲孙氏的关系？”颜鸾淡然一笑道：“先父在时，为仲

孙大夫看管庄园。”老者道：“原来如此。”话说到此，颜鸾与老者皆略显尴尬。孔丘恰于此时双手捧一青竹托盘而出，盘中一个陶碗，碗盛热气腾腾的浆汤。

夕阳在山，树影在地。霸桥西山之侧，南宫季子寓庐。柴门之外，数株桧柏，柴门之内，一条青石小径，两行槐树夹道，石径尽头是三级石阶，石阶之上是一行走廊，走廊之后是一排五开间的圆木平房，正中一间双门敞开。门窗不施漆，廊柱不涂彩，一阵琴声悠扬由房内传出。孔丘自柴门入，沿石径行至石阶之下，立住脚，双手下垂，口称：“夫子！”琴声渐止，门内传来南宫季子的声音道：“进来！”孔丘进门，向南宫季子行鞠躬之礼。南宫季子双目微闭，盘坐在白木几案之后的蒲团之上，案上一张七弦琴，身后一扇柞木屏风，屏风上刻着：“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不知乐者不可与言政。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木色深黄，字填墨绿。孔丘问：“夫子传唤弟子，不知有何吩咐？”南宫季子缓缓问道：“你跟我学琴学了多少日子了？”孔丘道：“三年又三月整。”南宫季子依旧闭着眼睛，嘴角微露笑意道：“很好。记得如此真切，说明你用心深刻。”孔子俯首称谢道：“多谢夫子嘉奖。”南宫季子道：“三年为时不能算短，你于音乐想必已有些心得？”孔丘稍一迟疑道：“无奈弟子愚钝，虽经夫子精心指点三年，实无心得可言。”南宫季子听了似乎一怔，睁开眼睛问道：“我听你演奏‘南风’、‘大章’、‘咸池’、‘韶’、‘夏’，无不节奏严谨、顿挫合拍，声音悠扬、余韵深远，倘若毫无心得，怎能如此？”孔丘道：“弟子以为但凡能‘审声以知音’，便可以做到‘节奏严谨、顿挫合拍’，但凡能‘审音以知乐’，便可以做到‘声音悠扬、余韵深远’。不过，音乐既然以‘审乐以知政’为目的，弟子不过是略知皮毛而已，谈不上是有所心得。”南宫季子听了，喜形于色道：“我不曾教你那屏风上的字句，不料你竟无师自通，可见你委实资质过人，不同凡响。不过，想要做到‘审乐以知政’，却不是能从琴上学会的。”孔丘问：“弟子敢问如何方能学会？”南宫季子道：“想要做到‘审乐以知政’，非读书不可。”孔丘道：“弟子家中有一册字书，那字书上的字，弟子都已认识，却怎么还是不能做到‘审乐以知政’呢？”南宫季子笑道：“字书虽然也可以算是‘书’，却只能教人认字，不能令人有识。”孔丘问：“什么样的‘书’能令人有识呢？”南宫季子从几案后站起身来，推开左手边的房门，对孔丘道：“随我进书房里来。”

孔丘跟着南宫季子跨进书房的门槛，举目一望，只见四壁皆是书架，中央一张极长的书案，架上与案上竹简与木牍堆积如山，不禁惊讶万分道：“这么多的书！”南宫季子指点着书架与书案笑道：“并非是这么多的书，只是这么多的竹简与木牍。这些竹简与木牍加起来只不过是三部书。左边的竹简，记载上古历史，称之为《书》；右边的竹简，汇集历代诗歌，称之为《诗》；中间的本

牋，刊录周代制度，称之为《礼》。读懂了《书》与《礼》，就能理解治国之道；读懂了《诗》，就能明白音乐之旨。能够融会贯通《书》《礼》与《诗》，就不愁不能‘审乐以知政’了。”南宫季子说罢，见孔丘一脸惊喜之色，又道：“你的琴已经弹得不错，无须再经我指点。你若有志于读书，我愿收你为徒，将《诗》《书》《礼》一一传授予你。”孔丘听了大喜，急忙鞠躬称谢。

数月之后，南宫季子寓庐。斜阳在树，清风徐来。南宫季子坐在堂上弹琴。一青衣童子自外人，对南宫季子拱手道：“仲孙大夫在门外候见。”南宫季子手指不停，问道：“哪一位仲孙大夫？”青衣童子道：“仲孙纘。”南宫季子停下手道：“请他进来。”青衣童子拱手退下。不移时，门外传来中年男子低沉的声音道：“叔父别来无恙？”声音方停，人已经进了厅门，拱手向南宫季子施礼。南宫季子抬头一望，但见仲孙纘发挽随意髻，身着黑底绣红绢袍，腰系深红緁黑边丝绦，右手着一柄麈尾，神情秀朗，须髯飘动。南宫季子拱手还礼，示意仲孙纘在几案对面就座。南宫季子道：“闻贤侄忙碌非常，今日如何得闲来此？”仲孙纘笑道：“仲孙氏的事情总要个仲孙家的人去管，为侄的要不去忙，叔父何得如此清闲？”南宫季子微微一笑，道：“我已经改姓南宫，仲孙氏的事情当然是不用我管的了。”仲孙纘道：“叔父不想管自家的事，却爱管别人家的闲事。”南宫季子道：“此话怎讲？”仲孙纘道：“听说叔父收了个弟子？”南宫季子道：“开门授徒，难道不是管自己的事？怎么是管别人家的闲事？”仲孙纘道：“听说那弟子姓孔名丘？”南宫季子道：“不错。”仲孙纘摇着手上麈尾，略一迟疑道：“听说这孔丘乃孔梁纘之孽子？”南宫季子笑道：“大事情看来还不够你忙，你居然还有时间来打听这些琐屑。”仲孙纘笑道：“孔梁纘是叔父的忘年之交，叔父之学不传别人，专传这孔丘，难道是受孔梁纘之托？”南宫季子道：“孔梁纘并不知孔丘之生，从何托起？孔梁纘不过告诉过我，他与颜氏之女野合而令颜氏有身，是我自己暗中寻访，得之于偶然。”仲孙纘大笑道：“受托已属管别人的闲事，不曾受托而自己暗中寻访，岂不更是管别人的闲事？”南宫季子道：“贤侄今日来此，就为说这句笑话？”仲孙纘道：“愚侄不日要陪同鲁公去朝见晋侯，如今晋国执政叔向崇尚儒术，于礼节一丝不苟。愚侄于礼节一向甚少关心，为免出错以损国体，特来向叔父请教。”南宫季子冷笑道：“叔向也配讲什么礼节？叔向要是懂礼，还能让鲁公朝见晋侯？”仲孙纘道：“晋为霸主，鲁为陪臣，鲁国之君朝见晋国之君，势在必然，叔父何出此言？”南宫季子道：“鲁国为公国，晋国为侯国，故以爵论，鲁为尊，晋为卑。鲁国之先为周公，晋国之先为叔虞，周公乃叔虞之叔，叔虞乃周公之侄。故以辈论，鲁为长，晋为幼。如果讲究礼节，就须遵守爵位之尊卑、辈分之长幼。如果遵守爵位之尊卑、辈分之长幼，就只有晋侯朝见鲁公之礼，岂有鲁公朝见晋侯之礼？”仲孙纘道：“叔父向来通达，今日如何这般拘泥？”南宫季子笑道：

“不是我拘泥，是我笑叔向这等腐儒拘泥。”仲孙矍道：“叔父既然明白这旧的礼节已经不合当今之世，却如何还传授之与孔丘？”南宫季子道：“我所传授的，不过是‘知’，并不是‘识’。教人知道什么是礼，并不等于令人遵守这礼。应不应该遵守这礼？那才是‘识’，而‘识’乃是各人对于所‘知’的自我反应，其实是教不出来的。孔丘将来如果主张守礼，与我南宫季子无关；孔丘将来如果主张不守礼，也与我南宫季子无关。那都是他孔丘自己的主见。”仲孙矍道：“原来如此。”仲孙矍说罢，停了一停，又道：“叔父以为孔丘人物入何品流？”南宫季子道：“上上。”仲孙矍道：“愿闻其详。”南宫季子道：“人品端正，天资聪颖，好学不倦。”仲孙矍道：“人品端正，天资聪颖的人多得很。好学不倦，虽然难能可贵，也未必就能入上上这流品。叔父既以上上相许，孔丘必有过人之处。”南宫季子笑道：“贤侄之智，又见其进，难怪在外有‘智囊’之称。”仲孙矍笑道：“这孔丘既有过人之处，叔父何不明言？”南宫季子笑道：“贤侄何不自己猜一猜？”仲孙矍笑道：“这叫我从何猜起？”南宫季子道：“什么事情是你我这等人皆不知其中滋味者？”仲孙矍略一犹疑，道：“贫穷？”南宫季子笑道：“贤侄果然善猜。”仲孙矍道：“然则孔丘过人之处乃‘贫而无谄’？”南宫季子道：“再往上。”仲孙矍道：“贫而无谄？”南宫季子道：“再往上。”仲孙矍沉吟半晌，方才道：“贫而乐？”南宫季子道：“不错。”仲孙矍听了，一边捋须，一边点头。南宫季子道：“只可惜……”南宫季子话到嘴边，欲言又止。仲孙矍从旁怂恿道：“可惜怎样？”南宫季子又一笑，道：“可惜有些迂阔。将来如果不能立功、立事，必然因此一失。”仲孙矍道：“既能好学不倦，又能贫而乐，虽有此失，必能立德、立言。”南宫季子沉默不语。仲孙矍道：“叔父既然知其失之所在，却如何不点拨他，令其去之？”南宫季子叹了口气，道：“我何尝不曾点拨他，只是此关天性，非人力所能移。”

一日午后，南宫季子寓庐，大雪纷飞，山林寂静。南宫季子坐堂上弹琴，一曲终了，南宫季子冲书房喊：“仲尼！”孔丘应声从书房出，拱手道：“弟子在。”南宫季子问：“书快抄完了么？”孔丘道：“《诗》《书》皆已抄写完毕，《礼》还剩下一卷。”南宫季子道：“很好。”说罢，略一停留，又道：“近一年来你疑问渐少，如今书又抄得差不多了，想必有些闲暇？”孔丘唯唯。南宫季子道：“古人有言：‘学而优则仕。’不知你可有此意否？”孔丘道：“弟子也正这般想，以便分担家母之劳。只是弟子出身微贱，恐怕难有所成。”南宫季子道：“古人有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若见难遂不谋，如何可望有成？我听说鲁相季孙意如在曲阜设招贤之馆，明日举行落成庆典，将大开宴席，广招四方贤良有学之士。你何妨去一试？”孔丘道：“夫子既如此说，弟子不敢不遵命。不过……”南宫季子见孔丘面露犹疑之色，遂插嘴道：“不过怎样？”孔丘道：“弟子虽然已经熟读《诗》《书》与《礼》，于当今的政事却所知甚少，

且大多出于道听途说，未知的确，所以不免心怯。”南宫季子听了，微微一笑道：“言之不为无理。当今的政事乃是由当今各诸侯国的史官负责记录在案。史官本有左右之分，左史负责记言，右史负责记事，如今大都已经混而为一了，比如，鲁国如今只有左丘明一人充任史官之职，人以‘左太史’称之。‘言’与‘事’这两类记录都存放在各诸侯国的文献馆中，外人无缘一睹，只有等当今的政事变成历史的时候，这些记录才会流传出来，由人汇集成《书》与《礼》这样的书籍。”孔丘道：“如此说来，不参与朝政的人，不就是没办法知道当今的政事吗？”南宫季子听了，又微微一笑，道：“这却不尽然。如果有参与朝政的人，或现在虽不参与朝政却曾经参与过朝政的人，愿意把当今的政事讲给你听，你不就能有机会知道当今的政事吗？”孔丘听了，也微微一笑，道：“夫子必定是曾经参与过朝政的人？”南宫季子不答孔丘之问，但道：“你有什么疑问，尽管问好了。”孔丘道：“弟子想知道的事情很多，不过今日只想知道季孙氏和所谓‘三桓’，究竟与鲁公有什么样的关系。”南宫季子笑道：“问得好。既然是要去季孙意如的招贤馆，当然得先知道季孙意如是什么人。你可知道鲁国先君之中有个‘桓公’？”孔丘道：“听说过。据说桓公是在齐国被齐襄公谋杀的。”南宫季子道：“不错。桓公有子四人，太子即位为庄公，其余三人之子孙改姓仲孙氏、叔孙氏与和季孙氏。因这三个家族都渊源于桓公，所以外人也通称这三家为‘三桓’。庄公死后经三传而至文公，文公死，公室衰而三桓强。时至今日，鲁公名存实亡，朝政旁落三桓之手。季孙氏三世为鲁相，其权势于三桓之中又最强，名副其实炙手可热。你若能得季孙意如赏识，何愁仕途不达！”孔丘道：“据夫子这么说，如今鲁国岂不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南宫季子道：“自文公经四传而至于今，如此局面为时已久。况且所谓‘君臣’，从来并非一成不变，今日为君者，明日未必就不降格为臣，今日为臣者，明日也未必不就升格为君。《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正是影射此意。你难道忘记这两句《诗》了吗？”孔丘道：“弟子不敢忘。不过弟子总不免想：长此以往，岂不是会天下大乱。”南宫季子道：“古人有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年纪轻轻，出身寒微，当务之急，在于谋个出身。诸侯卿相的事情，留待后再操心不晚。”孔丘唯唯，拱手退出门外。雪不知于何时早已停息，夕阳在山，暮云飞渡，一行征雁掠空而过。

当夜夜晚，孔丘茅舍堂屋之内，白木几案之上一灯如豆，两碟蔬菜、两碗浆汤分列两边。孔丘与颜鸢对案而坐，颜鸢见孔丘举止迟缓，问道：“你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孔丘道：“没有。”颜鸢道：“你平素从南宫先生处读书回来，总是举箸如飞，狼吞虎咽，没有心事，怎会如此斯文？”孔丘道：“并非有什么心事，只不过略有些犹疑而已。”颜鸢道：“既有疑问，怎么不在南宫先生处问清楚了再回？”孔丘道：“鲁相季孙意如在曲阜设招贤之馆，明日落成，将大开

宴席，广招四方有学之士。南宫先生令我前往一试。”颜鸾听了，大喜道：“既是南宫先生的意思，料想你的学识已经不差，你又何必犹疑？”孔丘道：“我早已听说三桓专鲁国之政，方才南宫先生又说季孙氏的权势又是三桓中之最，如此说来，季孙意如岂不是个不臣之臣？”颜鸾道：“你外祖父在时，本替仲孙氏看管庄园，所以我也听说过三桓专鲁政之说。不过，这是诸侯、卿相之事，与你有何干系？”孔丘听了，不再分辩。

吃罢晚饭，孔丘帮着颜鸾收拾过碗箸，返回书房，如常坐在灯下阅简。颜鸾手持一领墨绿绣花丝绵长袍入。孔丘见颜鸾进来，急忙起身。颜鸾拎起手中长袍，道：“娘与你阿爹初次相见之日，你阿爹穿的就是这件丝袍。明日你去季孙意如的招贤馆，总不能衣褐而往，你来试试，看这件丝袍是否合身。若有不合时，娘来替你改一改。”孔丘脱去上衣，接过丝袍，穿上扣好。颜鸾将孔丘左右打量一番，大喜道：“长短宽窄，皆恰到好处。”

次日，曲阜季孙意如招贤馆。一轮红日当空，天色湛蓝如洗，三两行云如画。深红的围墙高耸，青灰的墙瓦缝隙之间略见残雪。大门敞开，门洞上方悬一块木匾，上刻“精华荟萃”四个大字，匾色漆黑，字色深红。门外一条宽阔的石径，打扫得一干二净，石径两边积雪冻结，堆砌如白石假山。司阁披一袭猩红斗篷，领着七八个身着羊皮短袄的仆人，在门前忙着接待来客。孔丘头戴宽边毡帽，身着墨绿长袍，足蹬牛皮软靴，策马奔到门前，勒住缰绳，翻身下马。司阁跑来问过名姓，唤仆人将孔丘的马牵往马厩，欠身伸手，把孔丘让进大门。

门内一条笔直的石径将一片侧柏树林一切为二，石径的尽头是一座殿堂。殿堂高坐在三层石级之上，殿身高敞，走廊宽阔，青瓦灰壁，重檐覆拱，画栋雕梁，气派非凡。檐下正中也悬一块木匾，上刻“招贤馆”三个大字，匾色也是漆黑，字色仍作深红。殿门之旁，立着两位司客，身披狐裘大氅，一一与来客拱手寒暄。孔丘拾级而上，一位司客迎上前来，问道：“先生可有请柬？”孔丘听了一怔，道：“但闻季孙大夫开门揖贤，不闻有请柬之说。”司客赔笑道：“先生所言不差，来客无论有无请柬，一律欢迎。不过，但凡无请柬者，须先见过招贤使，经招贤使举荐方才得以入席。”孔丘道：“招贤使现在何处？”司客道：“招贤使正在招贤馆后的听音阁恭候来客，先生请随我来。”

孔丘随司客绕到招贤馆之后，举目一望，但见一条石砌的平台自馆后向前延伸。平台长约三十来步，尽头是一座八角形的建筑，七面尽是落地长窗，正面两扇雕花木门，门框之上挂一块木匾，上刻“听音阁”三字，木作原色，字填墨绿。司客把孔丘领到阁门之前，径自退了。孔丘正要举步进阁门，却适逢招贤使送客出阁。孔丘退让一步，抬头看那招贤使：头缠一块墨绿缙白边丝巾，身着一袭墨绿缙白边丝袍，腰系一条墨绿缙白边丝绦，足蹬一双黑牛皮对

缝高底靴；身材魁伟，神气傲岸，长眉阔额，高颧削颊，直鼻方口，颌下一把浓须，两眼矍矍逼人。招贤使长揖别过客人，直起腰时，正与孔丘相向，见孔丘虽然身材高大，年纪却不过十六七岁上下，心中不禁暗笑，勉强对孔丘拱一拱手，道：“鲁相季孙意如今宰臣阳虎权充招贤之使，守听音之阁，恭候四方贤能之士，不知童子因何事而至此？”孔丘见阳虎如此小觑自己，心中不平，拱手还礼毕，遂正色道：“陬邑孔丘得见鲁相招贤之使，幸甚！幸甚！丘闻：贤之与否，视德不视年齿，老而无德，不得谓之贤，少而有德，不得谓之不贤。能之与否，视才不视年齿，老而无才，不得谓之能，少而有才，不得谓之无能。丘虽年少，自信德才兼备，不愧‘贤能’之称。”阳虎听了，心中一惊，强笑道：“不料你年齿虽少，口齿却老练得很。年少而有才如此，想必出身不同凡响？”孔丘道：“以丘之见，才非天生，乃好学所致。出身贫贱，好学不倦，何患无才？出身富贵，惰而不学，何可有才？”阳虎连遭孔丘反驳，不禁老羞成怒，忿然作色道：“孔生高才，非阳虎所能知。”说罢，径自拂袖回阁，把孔丘撂在门外不管。孔丘不期阳虎竟会如此，无可奈何，正欲退下，却见阁后转出一个人来，对孔丘拱手施礼，道：“方才听先生自称‘陬邑孔丘’，敢问是否南宫季子弟子仲尼？”孔丘看那人：年纪约莫二十左右，眉清目秀，面净无须，所着衣巾与阳虎一般无二，唯色泽略有不同。孔丘拱手还礼，道：“在下孔丘，字仲尼，正是南宫季子之徒。敢问先生尊姓大名？何以得知？”那人走上前来，轻声对孔丘道：“仲尼请随我来。”说罢，便疾步走向听音阁门。孔丘会意，缓缓跟上。看看离听音阁远了，那人方才立着脚，转身对孔丘道：“在下复姓公山，双名不狃，字子泄，忝列季氏之门，现居典农使之职。不狃先父在日与南宫先生过往甚密。前日我因公事路过陬邑，趁便拜访南宫先生。闲谈之时，我提起季孙意如今日招贤宴客之事。南宫先生盛赞仲尼，称仲尼德才兼备，虽然年少，‘贤能’两字，却当之无愧。我今晨去见季孙意如，方知今日之会，实由季氏宰臣阳虎主持，遂急忙赶来，本想在阳虎面前为仲尼说几句举荐的话，却不料晚来一步。方才仲尼与阳虎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仲尼才气横溢，非同凡响，只可惜得罪了阳虎。如今阳虎在季氏之门，有一手遮天之势，仲尼既得罪了阳虎，恐怕是难与今日之盛会了。”孔丘听了，拱手称谢道：“子泄有意相助，孔丘不胜感激。丘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孔丘既来之，是已尽人谋，成与不成，在天不在我，孔丘并无遗憾。孔丘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公山不狃道：“且慢。如今季孙氏正缺一员委吏，任免之权，恰在我不狃之手，只是不知仲尼嫌弃否？”孔丘一来急于谋一份薪俸以分母亲之劳，二来也不想驳公山不狃的情面，遂拱手称谢道：“委吏职掌粮仓会计，孔丘于算术恰有兴趣，自信力能胜任，必不负子泄之托。”公山不狃听了大喜道：“仲尼真豪爽之士，今日能屈，日后必然能伸。这委吏之职，虽然位卑俸薄，却并非没